

老子：一切順其自然，老天自有安排

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看淡得失，順其自然。我們這一生會有各種不同的經歷，其中有好的，也有壞的。得與失，貧與富，悲與喜.....這所有的一切，我們都無法預料。

莊子言：“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過隙，忽然而已。”

人生短暫，如若我們一直糾纏着過去不放，定會煩惱不已，痛苦不堪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看淡得失，順其自然。才是人生最好的狀態。

看淡得失，順其自然

《道德經·第五十八章》中講：“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”

老子告訴我們：禍福相倚，得失相伴。對於生活中的得失，大可不必太過在意，一切順其自然就好。古時候，有一個樵夫住在一座荒山腳下，生活十分貧困。一天，一位雲遊的道長路過此地，到樵夫家中討了碗水喝，樵夫看到有客來到，便熱心接待了道長。道長離開的時候，給了樵夫幾顆神奇的種子，並告訴樵夫：“你現在把這些種子種到身後的荒山上，你的生活就會慢慢變好的。”樵夫接過種子，謝過道長，道長走後，樵夫立刻拿着鐵鍬上山，找了一塊最好的土地，將神奇的種子種了下去。之後的每一天，樵夫都會上山除草、澆水，施



肥。在樵夫的細心照料下，數月之後，那幾顆神奇的種子已經長大，結出了一種從未見過的果子。幾只狗熊折斷，果子也別狗熊都吃完了，地上鋪滿了果核。樵夫頓時嚎啕大哭，幾個月的辛苦付之東流。心灰意冷的樵夫回到了家中，生活依舊貧苦。數月之後，樵夫上山砍柴，不禁又來到了當初種果樹的地方，卻驚奇的發現，當初被狗熊折斷的果樹，現在已經長出了一片果林。樹上結着數不過來的果子。樵夫這才知道，原來是當初狗熊吃掉落在地上的果核，經過幾個月的生長，才長成了現在的果林。而樵夫也因為這片果林，生活變得越來越好。

幾只狗熊折斷，果子也別狗熊都吃完了，地上鋪滿了果核。樵夫頓時嚎啕大哭，幾個月的辛苦付之東流。心灰意冷的樵夫回到了家中，生活依舊貧苦。數月之後，樵夫上山砍柴，不禁又來到了當初種果樹的地方，卻驚奇的發現，當初被狗熊折斷的果樹，現在已經長出了一片果林。樹上結着數不過來的果子。樵夫這才知道，原來是當初狗熊吃掉落在地上的果核，經過幾個月的生長，才長成了現在的果林。而樵夫也因為這片果林，生活變得越來越好。

人的一聲，不可能事事順心如意，有得，有失，才是人生的常態。得到，不必太過驚喜，失去，不必太過悲傷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發生的一切都用一顆平常心去面對，漸漸地你就會發現：凡事看開，好運自來，老天自有安排。
看淡名利，順其自然
《道德經·第四十四章》中講：“名與身孰親？

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”有些人爲了爭名奪利，不惜以損害自己的身體爲代價；爲了求得金錢，不顧自己的健康；爲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，幾近瘋狂。殊不知，命里有時終須有，命里無時莫強求。每個人一生中的財富都是有定數的，一味強求，只會給自己帶來災禍。

古時候，有一個秀才進京趕考，途中，需經過一條河，秀才便與同行幾人合夥搭船渡河。哪知，當船行到河中央時，突降暴雨，沒過多久，船體開始漏水。衆人無奈，紛紛跳水逃生。秀才見狀，思考片刻，也隨大家跳下了船。但是，跳下船的秀才拼命的劃水，也沒有其他人游的快，同行的人朝着他喊道：“之前的你游泳一直很快，現在怎麼落到最後了。”秀才回道：“我從家出發前，擔心家中錢財被偷，我便把銅錢都放到身上了，銅錢很重，所以游不快。”同行的人連忙勸他：“那還不趕快扔掉銅錢。”秀才回到：“這可是我的全部身家，我怎會扔掉。”其他人見勸說無果，便不再費舌。最後，船上的人都游到了岸邊獲救，只有秀才不肯扔掉銅錢，體力不支，被淹死在河中。

要知道：名聲、錢財都是身外之物，與自己的生命比起來，一文不值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看淡名利，順其自然，才不會做出錯誤的選擇。

人生就是一場修行。原本屬於你的東西，不用刻意的去搶奪。而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，你也強求不來。

有話說與知人，有飯贈與飢人。莊子有雲：“井蛙不可語海，夏蟲不可語冰。”認知不同的人，所見不同，所言有異，很難走到一起。所以強者止語，智者止心。做人真正的通透，便是永遠不輕易去叫醒一個認知低下的人。

不與認知低的人爭辯

作家李向龍曾說過他的兩個故事。一次工作之餘，他拿起一本名為《希望永遠都在》的書看。同事從旁路過，看了一眼書名後便揶揄道：“你竟然也看雞湯啊。”李向龍聽罷，本想和同事爭辯一番，因爲這是一本關於戰爭親歷者的故事，里面講述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實。可最後他忍住了，只是笑着說：“是啊。”隨後便認真了起來，絲毫沒有因此改觀，同事聽到答案後，也滿意的離開了。還有一次坐地鐵，因爲路途過長，閒來無事的李向龍便看起了莫言的《豐乳肥臀》，結果路人看到了書名，便紛紛搖頭，投來鄙視的眼神。面對這種質疑，李向龍也沒有辯駁，依舊津津有味讀着自己的書，只是在後來說起這些事時感嘆道：“我們是人類，卻不是一類人。”

適當的反駁，是交流也是思考，然而認知層次低的人，總是習慣性反駁別人。他們縮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戴着有色眼鏡評判事物，你與他們爭鋒，不僅不會越辯越明，反而會被平白消耗，將自己拉低至與他們同一高度。思想不在一個層次的人，沒必要花時間，花精力去征服。因爲開導別人的無知，是一個人最大的愚蠢。

生活中，不是什么事都需要去爭個輸贏，與其較勁，不如遠離。讓他走他的陽關道，你過你的獨木橋。人生短暫，精力有限，只有放過了別人，才能真正饒過了自己。

不與認知不同的人講道理

林語堂和魯迅本是好友，但二人最後卻因

永遠不要叫醒一個認知低的人

思想不同而分道揚鑣。林語堂講究趣味，主張以輕快的文學來給生活以調劑。魯迅卻不認同，他怕林語堂最後把一切都弄成了玩笑，使人對冷酷和殘暴的現實視而不見。於是，他常常私底下勸說，無果後也曾多次在文章中對林語堂口誅筆伐，言辭犀利。但是面對這樣的批評，林語堂雖心中有些芥蒂，但也從不多言。因爲他知曉，世人需要自己的輕快來撫慰，但也同時需要魯迅的犀利來警醒。他們只是思想不同，但於家國大義上卻沒有分歧。他在文章中寫道：“吾始終敬魯迅，魯迅顧我，我喜甚相知，魯迅棄我，我亦無悔。”

甚至在旅居美國後，在一本專門爲歐美讀者介紹中國文化而編撰的《中國文化讀本》中，衆多現代作家里，也只將魯迅的文章添入了其中。而這也讓他們倆的友誼成爲了一段佳話。人世間，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葉子，也沒有完全一致的兩人。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境遇，對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對生活也都有自己的態度。所以執拗地與認知不同的人講道理，只會是對他人生命粗魯的干涉。古語就有雲：“敏於事而納語言。”人這一生，在于行，而不在于話多。南轅北轍的兩人，沒有絕對正確的真理，只有相對合適地相處。也只有不在別人的眼裏要求自己，不在自己的生活中強求別人，才能真正收穫長久的關係，和屬於自己的自在。

永遠不要叫醒一個認知低的人
學者張潮曾說人生有三重境界：
第一重：從窗戶中看月；第二重：在庭院里望

月；第三重：站在高台上玩月。所以境界越低的人，見識越是淺薄，越看不清事件的全貌，也就越容易變得偏執。

作家張愛玲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：年輕的時候，她想要走一條小路，但母親攔住了她，說那條路不能走。她不信，母親苦口婆心道：“我就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，我不想你走彎路。”可她說不怕，堅持要走。母親見百般勸阻仍無濟於事，心疼的看了她很久說道：“那條路很難，你要小心……”直到上路後，她不斷地碰壁、不停也摔跟頭，這時才明白，原來母親沒有騙她。當她坐下來喘息時，又見一個朋友站在以前她所在的路口，她不忍，便也和母親當年勸她一樣勸朋友。朋友不信，她恍然明悟，這不就是當年的自己，於是只能嘆了口氣，說了聲一路小心。事後張愛玲寫到：“所以明智的長者會在叮嚀之餘，微笑着關注這一切的發生與結束。”

誠然如此，他人的道理永遠如鏡中花，水中月，雖完美無缺，但觸之即碎，無法真正掌握；只有自己的醒悟，才如握在手里的明燈，即使光芒微弱，卻能照亮黑夜，指引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。人，永遠只能認知到自己想要認可的東西。所以與其說服、期待他人的轉變，換來痛苦內耗，不如順其自然，調整自己的心態，學會尊重他人的

命運，讓他人自己參悟。

古語就有雲：“有話說與知人，有飯贈與飢人。”萬千叮嚀，抵不上摔倒啣一次泥，抬頭碰一次壁。餘生不長，珍惜自己的能量，克制自己去糾正別人的慾望。關心不越位，愛護不做主，山高路遠，既悅納世界，也尋找自己，才是餘生最清醒的活法。

子貢曾向孔子請教與朋友相處之道。孔子想了想後回答道：“真心實意地引導他，勸說他，但如果對方始終不聽，那就不要再勸了。”正如《道德經》中所言：“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”真正的智者，永遠從善如流，懂得改變；而愚者只會守殘抱缺，反駁嘲笑。

所以永遠不要嘗試去反復規勸一個認知低下的人。人生這一場自我覺醒的修行，只有被傷過、痛過、切身體受過，才能真正成長。



千里之行，源于每一小步。《道德經》有言：“不知常，妄作兇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。沒身不殆。”

生命只有一次。不認識自然規律而輕舉妄動，必然沒有好結果；反之，若能懂得天道、順勢而為，則能保全生命、享得平安喜樂。

人字兩筆：一撇寫着順境，一捺寫着逆境，中間連接的，就是無數個平淡的日子。生而爲人，最了不起的能力，莫過于在順境中守得住口，在逆境中守得住心，而在平淡中，能守得住自己的節奏。

順境時：守住口

老子有言：“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”言語雖無形，傷人之痛，卻比被兵器刺傷還要厲害。說的越多，越容易讓自己陷入困境。

北宋寇準，曾兩度官至宰相，最後卻客死蠻荒之地。究其根本，就敗在一張嘴上。他會因爲佔理，與皇帝毫無顧忌地爭辯；他會因爲被冤枉，與朝臣在大殿上激烈爭吵；他更是因爲被重用和信任，插手不該過問的事，還咄咄逼人左右皇帝的決定。凡此種種，都埋下了被誣陷、被排擠的種子。有一次在酒宴上，寇準的長鬚鬚沾染了羹汁而不自知。下屬丁謂有心討好，就親自起身爲寇準擦拭。寇準譏諷道：“你是國家重臣，就是爲上司掙掙的？”衆人哄堂大笑，丁謂羞愧無比，自此怨恨深植。後來，丁謂聯合其他朝臣百般誣陷，以致寇準一再被撤職查辦，發配海南直至離世。老子曰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

明智之人，不隨便說話；而隨便說話之人，往往很難有真知灼見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都能守住自己的口。當你在高光一刻時，克制“高談闊論”的慾望，比起你的成功經驗，虔誠的感謝更能獲得支持。

當你想要出風頭時，管住“與人分享”的小聰明，比起你的侃侃而談，靜心的聆聽更能得到認可；當你想給他人忠告時，壓住“我爲你好”的“善意”，比起你的直言不諱、簡單的支持更能得到感激。福兮禍所伏，禍兮福所倚。身處順境，是福分，

一個人最了不起的能力：守住自己

卻也容易飄，容易得意忘形而忽略隱患。大千世界，人有各異。哪怕是面對你最看不起的人，也無需“對事不對人”地指責他人的德行好壞，更不要“心直口快”地評價別人的爲人處世。留存一張嘴，一定要學會積口德。順境時，說話留餘地，出言讓人三分，是一份修養，也是一份善良！

逆境時：守住心

莊子有言：“獨往獨來，是謂獨有。獨有之人，是謂至貴。”獨來獨往，不僅僅是形體的獨處，更源於于熙熙攘攘間精神的獨立、品性的高尚。很多時候，它會讓人變得出眾，而不是合群。

元朝人許衡，素以品德言行爲人所稱道，被譽爲“元朝第一人”。有一年盛夏時節，他跟一群人逃難，長途跋涉後，每個人都又飢又渴。突然，有人發現了路邊碩果纍纍的梨樹，衆人一哄而上爬樹摘梨，唯許衡端坐着不爲所動。旁人問他爲何不摘梨解渴。許衡答：“不是自己的梨，怎能亂摘。”問的人笑了：“梨樹主人也不在，何必介意？”許衡正色道：“梨樹沒有主人，難道我的心也沒有嗎？”最後，即使口渴難忍，許衡始終沒有摘梨。

孟子有言：“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地。”仰頭不愧於天，低頭不愧於人。做人光明磊落，自能做

到坦坦蕩蕩。清代葉存仁，原封不動地退回同僚夜間送來的禮物，只因“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；北宋王質，當范仲淹被貶、群臣避之不及時，卻拖着病軀親自送他出城，只因仰慕他是“天下賢者”；漢朝蘇武，被俘後牧羊十九年，不屈不撓地拒絕投降，只因“魚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唯有捨生取義”。

人生於世，最難的，莫過于在遭受外界誘惑和壓力時，仍能守住自己的心。或許是在一個群體中，雖然可能被排擠，卻依然拒絕隨波逐流；或許是在一個比賽中，雖然可能輸掉，卻仍然拒絕急功近利；或許是在一個約定中，雖然可能會竹籃打水一場空，卻還是拒絕出爾反爾。

凡此種種，可能會走得慢一些，會坎坷一些，卻終會發現：所有你失去的，都會以另外一種方式歸來。逆境時，守住底線，守住原則，守住自己的心，自能讓今後的路，越走越寬，行穩致遠。
平淡時：守住節奏
《道德經》中說：“颶風過崗，萬木蛰伏，不摧不折，悠悠可期。”風暴來襲時，只有僕伏在上的草木，才不會被摧毀而能以待來日。人生悠長，學會等待，保持成長，總有一天會站上舞臺，大放異

彩。漢武帝時的公孫弘，是位傳奇人物。他幼時家境貧寒，在海邊替人放豬。風吹日晒步入中年，當了一名獄吏，卻又因犯錯而被免職。40歲時，他立志讀書，一部《春秋公羊傳》的細細研讀，成就了公孫弘。60歲時，他應召成博士，雖在一年後被罷免，卻在70歲時，再次脫穎而出。他的策論，從倒數第一，被漢武帝擢升爲正第一，當他被召見時，漢武帝驚歎了：沒有底層人物的戰戰兢兢，也沒有古稀之年的蓬頭垢面，而是《史記》中所記載的：狀貌甚麗！如此滿腹才華、風度翩翩的公孫弘，就這樣走上了歷史舞臺，官至丞相，並封平津侯，開創了丞相封侯的歷史。

民諺有雲：“桃花三月開，菊花九月開，各自等時來。”每一個生命的綻放，都有自己的花期。巴西有一種火紅花，一畝地里只能種一棵。從春天開始，生長8個月後，卻只有拇指般大小。但到了秋天，它卻像着了魔似的，一天能延展3米，僅僅幾天時間，枝葉就鋪滿了整畝地，火紅得耀眼。只因，在過去的八個月，它的根部一直在生長，直至30厘米粗像一棵大樹般茁壯時，再在幾天內爆發能量，長成花中之冠。花開有早晚，成事有先後。

有人50歲退休，有人70歲進場；有人25歲大放異彩，卻在50歲栽跟頭；有人40歲才找到心中熱愛，卻能善始善終。生活也好，事業也罷，總會有人比你跑得快，也總會有人落後於你。人這輩子，與其盲目追隨別人的腳步，不如守住自己的節奏：生長，紮根，必有命運的豐厚回報。

《道德經》有言：“九層之台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”九層高台起於每一筐土，千里之行，源于每一小步。人，亦是如此，守住住每一段旅途，才守得到一鳴驚人。順境時，少說話，越守得住口，越能守住自己的風水；逆境時，多做事，越守得住心，越能守住後世的福氣；平淡時，蓄能量，越守得住節奏，越能守到雲開見月明。
願住後餘生，不炫耀，不攀比，不焦慮，唯有守得住自己，才能既享得了順境，又能跨得過逆境，更能熬得過無數個平淡日夜！共勉！